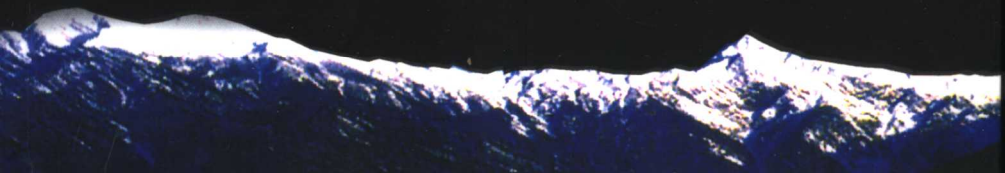


猎水

陈良珍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I247.5
876

114415

猎水



陈良珍 /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猎水 / 陈良珍 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7

(中国当代作家精品文丛之一)

ISBN 7-5059-4035-X

I. 猎… II. 陈…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3743 号

书 名	猎水(中国当代作家精品文丛之一)
作 者	陈良珍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歌 夫
责任印制	白 诚
印 刷	北京海淀海丰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67.832 千字
印 张	6.9375
版 次	200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6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035-X/I·3135
定 价	1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出版社联系

第一篇 黑水复活

(1)

五月的镜湖有着年轻的动力,清晨,城市的空气里飘着清新的咸味,远处被晨雾迷蒙着的湖岸线费了老大的劲才将一轮红日吐出湖面来。看到太阳舒展着红润的脸盘从雾水中闪亮登场,天边的红晕这才悄悄地退却。这时,从中济大学里开出一辆小巧的尼桑跑车,开车的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粉色女孩。她飘逸的长发微微卷起,在微风吹拂下长发打成一朵朵自然的好看的黑色发结,柔和地镶嵌在她的肩膀上。她白皙的鹅蛋脸被玫瑰色的丝巾隐约遮掩起来,只露出一双分外冷媚的风眼,这双风眼里有的只是焦急。她身穿一件米色的连衣裙,柔软的双手张弛有度地掌控着方向盘,汽车的每一个轻度的转向都带着她婀娜的身体在细微地扭动,她整个人好像被激荡的音乐影响着,浑身都流露着时尚的节奏。

她叫杜从仪,是中济大学环境工程系的研究生。昨天晚上,她接到父亲从澳大利亚打来的电话,说母亲身体情况很不好,要她马上回澳大利亚。可是在去之前她必须办好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整

个镜湖市来说都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从科学路出来,她的跑车就直奔镜湖市中心环保局。

不一会,小巧秀丽的尼桑车便到了环保局大楼前,下车后,杜从仪在传达室简单登记了一下便飞步进了电梯,直奔五楼。看来,她对环保局这个地方并不陌生。

走到局长室门口她放慢了脚步,这时,局长李金焕正好从洗手间出来。他们虽然在学术会议见过面,可是谁都没有认出对方,李金焕看着眼前这个面熟的姑娘,好奇之心油然而生,他走上前轻声问道:

“姑娘,请问你有什么事情吗?”

李金焕年过五十,是个专业技术很过硬的老干部,在环保局工作已经有几十年了,无论是经验还是人品都是大伙公认的领导。惟一令大家感到可惜的是他那怕事的个性,或者就是因为这样个性才让他有了今天的地位。

“我想找你们李局长,请问,他今天在不在?”杜从仪问。

“你找他有什么事情吗?”李金焕边问着,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绢来矜持地擦拭着手上的残水,抬头看着清雅而秀丽的杜从仪,他预感这个姑娘一定有不寻常的事情找他。

“对不起,我的事情只能和他当面谈。”杜从仪手里紧捧着厚实的资料袋,好像那里面有个秘密一样。这个动作让李金焕心里“咯噔”了一下,她会有什么事情呢?

“那好,你跟我来吧!我就是李金焕。”李金焕边走边说,自我感觉好极了。

“真的?不好意思,打扰您了!”杜从仪连忙随着李金焕进了他的办公室,看到他坐上局长位置上,这才将手里的资料递了上去:

“我是中济大学环境工程系的研究生杜从仪,一年前,我们课题组选了一个研究课题,叫‘城市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课题小组一

年多的调研成果。”她在说成果这两个字时特地加重了语气,接着又说:

“实际上,这也是一份关于镜湖的生态报告。镜湖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城市的生命之源,所以我们小组一直在关注镜湖的被污染情况,我们除了对镜湖本身做了系统和长期的关注之外,我们还对镜湖沿岸的企业也做了大量的排污情况调查。从我们对镜湖长期的跟踪来看,问题确实很多,有的甚至需要马上治理。当然有的情况更严重,比如黑水,您知道,黑水一旦排入湖水中就是高毒杀手,镜湖中的微生物都将无法生存。而近年来我们市自来水厂经常因为水质性缺水而要定期从镜湖取水的,您也知道现在地表水厂的处理工艺并不能满足水质的要求,所以可想而知镜湖的水也同样得不到很好的处理!我们喝的水里有一部分是这样的原水,您说长期下去那怎么得了?黑水在十年前就是我国重点治理的污染问题,这在现在来说应该是杜绝了,可是我们几个月前在镜湖里还是发现了它的存在,这实在太让人吃惊了,所以,我想我的这份调查报告也许对您有点价值。”

杜从仪说话时表达清晰,仪态从容,这一切真的让李金焕感觉很舒服,李金焕忍不住多看了她一眼。作为男人,他活到五十多了,可从来没有遇到过漂亮、直率而又有才华的女孩。也许这不应该是自己想的问题,李金焕立刻冷冷自己的头脑,他知道她的美丽和自己无关,自己更应该关心她谈的黑水问题。黑水的复活可不是开玩笑的!难道这几年镜湖连续出的几次人命案真的和镜湖的水有关系?那可是不能乱说的呀!想到这里,李金焕把自己的疑问又咽了回来,看来,这个姑娘还不知道她说的这个黑水会给这个城市带来什么后果。

“好,我看看,这么重要的一个报告你放在我这里你能放心吗?”李金焕不大相信地说。

“李局长,我之所以要亲自交给您,就是因为相信您,您是我们环保行业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了,又是环保局局长,对镜湖市的生态环境您有着特别的责任,我在报告里提到的那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也就是黑水,要知道它所造成的危害可不是一般的问题,镜湖是我们市里最重视的水源之一,我们真的不愿意相信你们领导坐视不管,我甚至觉得这里面有许多蹊跷的事情,当然,这些都有待查实。如果我不把它交给环保局,那我们的调查报告又有什么用呢?”杜从仪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她知道这份报告如果落在黑水制造者的手里,她和她的课题组将要面临一场灾难。

李金焕听了心里不免有些沉重,他皱了皱眉头说:

“看来你是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的,好,我一定会认真看这份报告的!请放心,我会做好内部控制和保密工作的,不会向外界泄露。不过,我和有关领导还是要进行一些必要的沟通,要不然,你的报告就没有利用价值了,你放心吧!我们会处理好这件事的。”

“谢谢李局长,那我就先走了。”杜从仪想离开,李金焕却用珍惜的口气说道:

“杜小姐您真是个人才啊,但是我提醒你,你要多注意自身的安全啊!”李金焕这话里藏着话。

“谢谢您的关心,我更在乎的是你们能查出真相。”杜从仪微笑着说。

“那好吧,有机会我们再好好聊聊。”李金焕想和杜从仪多谈一点,他很想知道这个姑娘出具这个报告的目的是什么,可是杜从仪的表情似乎很坦荡,让人感觉不到她有任何不良目的。

“好的,不过要等到下次了,我明天要去澳大利亚,要是您有什么事情麻烦您和我的同学姜文静联系,这里有她的电话。”杜从仪说的姜文静正是她的同学,是她最忠实的朋友,同时也是她的助手。

“好，我给你一张名片，如果你什么时候有空就来找我，我也会让人去你们学校看你的资料，我们局需要你这样的人才。”说着李金焕将自己的名片交给了她。

“谢谢局长。”杜从仪起身从李金焕手里接过了名片。

送走了杜从仪，李金焕认真地将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他越看越紧张，越看越害怕，看完了他才吓了一跳！忽然感到浑身在出汗！这是个有事实依据的调查报告！四洲集团下属的化工企业严重污染了镜湖市的最大河流！最明显的问题是：四洲下属的几个企业的BOD、COD、SS严重超标！尤其是治理过没几年的四洲造纸厂的污水排放也不合格；更让人感到恐怖的是造纸厂几年前就做过专项处理的黑水，居然会再次出现在镜湖！这将是水中杀手！

这确实让李金焕大为震惊！要知道当年为了处理黑水花费了造纸厂多少资金和心血！难道这里面有什么问题？还是杜从仪的检测有问题？或者这个项目的背后有什么人在玩猫腻？要知道这个项目当初可是自己审批的呀！如果出了问题，那自己岂不是也难逃职责？

李金焕仔细追忆着这件往事，那个工程可是由环保局产业中心一手操办的啊！如果这个项目在处理方案和操作过程中有问题，那自己最起码也有领导不当的责任啊！毕竟最后签字的是自己的大名！想到这里，他更惶惶不安起来，在这里谁不知道四洲集团是镜湖市最大的工业集团，他们一直都是市政府的纳税大户！这些年，为了环保问题市政府已经关闭了镜湖沿岸的几百家小型化工厂和造纸厂，市政府因此损失的税收已经是好几千万了。如果像四洲这样的大型国有企业再因为环保问题而关闭的话，那市里的损失将不堪设想，同时又有多少人要被追查和处理啊！自己也是难辞其咎啊！所以也不能轻视这件事情，他决定再仔细地研究一下这份报告，看看报告本身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李金焕将杜从仪的报告又重新看了一遍没有找到任何不符合专业的地方,他觉得事关重大,立即通知监测站梁站长亲自去镜湖沿岸进行抽样检测,尤其是针对四洲造纸厂的几个出水口更要严密检查。

梁站长,名叫梁本山,四十出头,他当了十几年的副站长,直到大家都越过他,这才把这个正站长的位置给空了出来,梁站长终于如愿以偿。不过,说实在的,这么多年来他可从来都没有因为当不上站长而感到过什么不平衡,因为他所求的不是成就和地位,而是一种平稳。

用李金焕的一句话来形容他是最贴切的:乌龟上阵只求自保。就他这样的个性,在大家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最起码他不会因此崴脚。

对于做人的问题,李金焕坐上局长的位置后,也开始反省着,归根结底他认为成就和个性有直接的关系。他之所以一直难以有大成就主要是他没有足够好的个性。他自己给自己总结的是:有事不如无事,遇事不如躲事。可是自从接到杜从仪的这份报告后他就陷入了迷茫中,这件事情好像是躲不过去。所以他打算等梁本山的抽样报告出来后再想办法往下查,这样以免得罪不该得罪的一些人物。他害怕的是这些关键人物都躲在暗处整自己,有时候连对手是谁都不知道,自己就已经倒下了!

咳!现在这个社会!

(2)

一周后,梁本山把新检测的报告单交到了李金焕的桌上,检测数据果然与杜从仪提供的如出一辙,这可把李金焕吓了个背心透凉!这个四洲造纸厂污水处理的设备可都是市里贷款上的,而且根

据当时生产线的情况,为了防止黑水的出现,四洲造纸厂的整体生产线都做了系统改造,改造的设备可都是从德国进口来的!新设备只要正常运行,根本就不可能造成黑水!这可是通过专家论证的方案!要是在这方面出了问题,这可是环保局的失职啊!要知道当初是环保局建议造纸厂换的进口设备!报告还在档案室存着呢!

李金焕觉得天都变黑了,他连忙制定计划,先把报告复印了一份准备给副市长陈匡明,同时他又让秘书小张赶紧通知环保局的领导班子马上开会,在这个会议上他要把问题都讲开,以免落在他一个人身上,那样太危险了。

李金焕喘着大气来到会议室,自从当上这个环保局的局长,他就有忙不完的事情,吃不完的饭局,真是累身累神又累心,可他从来都没有把自己的疲倦表现在脸上,要是让手下那个狼子野心的马支援知道了,还不把人家高兴坏了?!当他面对自己领导的这个班子里这些领导成员时,心不免有些凉,到底是谁在这里主宰风雨呢?是自己吗?好像不是,可是那又是谁呢?李金焕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面前的这几个人:

第一个映入他眼帘的便是副局长马支援,这个圆头滑脑的家伙可不好对付,但是他这个副局长可是市长张怀山亲自提拔的,对他即使有意见还要忍着,忍着,否则连自己局长的位置都说不定给他巴了去!

第二个是产业中心的徐恋主任,她是张市长的爱人,在这里她和马支援简直是一个鼻孔出气!他们俩站在一起简直就是一垛墙啊!要说能呼风唤雨也不为过分。

第三个是监测站的梁站长,他倒是没有什么背景,他和那些利益群体肯定没有什么关系,而且梁站长尽管是个怕事的主。可这个人办事绝对尽心尽职的,而且从不伸手拿人家的,张嘴吃人家的,也能算得上个老好人。

坐在最边角的秘书小张和财务经理阿毛更是无辜，他们对外面的事情可是一无所知啊！想来想去只有自己应该对这些事情负责，所以他把想说的话又给咽了回去，心上尽管拧着疙瘩，可口气却变得平和起来：

“我们今天开一个保密会，大家不需要记录，更不能往下传达，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四洲纺织集团下属的四洲造纸厂的事情。”

“哼，天知道这样的会议能保密！真是老糊涂了！”梁本山暗暗瞪了李金焕一眼。

李金焕一边说着一边注意着大家脸上的变化，他企图从中寻找到一点答案：

“我接到一份报告，是中济大学环境工程系的研究生杜从仪同学写的，她指出了许多问题，其中黑水是她们在做课题研究时取样化验出来的，现在梁站长也证明了她们的化验结果是准确的。”

李金焕发现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人有紧张的情绪，尤其是马支援和徐主任那简直就是既平静又温和，马支援甚至还露出了笑容。李金焕暗叹：真是高手啊！

李金焕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心事重重地坐了下来，对着副局长马支援小心翼翼地故意问道：

“前几年你负责做的四洲造纸厂项目时，黑水处理的方案是谁做的？”

“唉，李局，您的记性怎么啦，这才多长时间的事情啊！当年造纸厂的水处理方案可是中济环境工程设计院的南江出的呀，因为这个他还拿了九七年的科学技术奖呢！”马支援麻溜地回答。

“哦，他还拿了奖？哦，那方案是我们局批的吗？”他这是明知故问，他这话也是说给马支援和徐恋听的。

“是啊，还是您签的字呢！”马支援伶俐地回答。

“那，当时的处理情况怎么样？”李金焕忍住了气问道。

“怎么样？您应该问我们的梁站长，他是负责检测的嘛，他应该向您汇报的呀！”马支援豪爽地回答，好像他光明磊落的人。

李金焕把脸转过来问监测站的梁站长，梁站长无奈地站了起来，面对李金焕、马支援他一个都不敢怠慢，只能把整个情况再叙述了一遍：

“这个项目的设计方案我们环保局和业主都是认可的，因为当时的小试做得很成功，后来的出水检测也是比较成功的，只是水处理设备的成本大了一些。”

“你不要管成本，你就说说整个操作过程吧。”徐恋冷冷地说。

“好的。”梁本山老实地看了她一眼，紧张地接着说：

“具体我们这里做了这几步工作：第一步，是让业主把那些老设备从生产线上撤下来，并且由我们环保局给市里写了一份证明，请市里出资更换了进口的防污设备；第二步是给他们建了一个小型污水处理厂，主要是处理造纸车间的污水，工艺是一个叫南江的人做的，整个工程是飞利公司总包的。当时马副局长正好是负责产业中心的工作，这些事情都是马副局长一手操作的，不信您问马副局长，他很清楚的。”

梁本山说这话好像是在为李金焕做托，一脚便将球踢给了马支援。马支援正在沉思，一听梁本山的话他赶紧站了起来，摆出一副领导的样子正色道：

“是的，这些情况我都知道，现在我们要你介绍的是这个项目最后的治理结果，不是让你来推卸责任！”

梁本山又不慌不忙道：“污水排放在镜湖，最后验收的检测工作是监测站的小王他们做的，上报的情况是合格的，我这里有原始资料能证明。”梁站长说着亮了亮文件夹，李金焕又是叹了一口气，他相信梁本山在这方面是认真的，可谁知道这个结果是怎么出来的？！也许是根本就没有人去检测，也许是检测后又出的问题，谁知

道呢!

“因为黑水很难处理,所以他们的徐副厂长就提出来要改换生产线,在改换生产线前环保局做了项目审核,根据行业要求他们必须先保障污水排放标准,所以才上了这个小型的造纸污水厂。我们的方案市政府当时就同意了,污水处理厂完工后的运行是正常的,验收也过了,我们后来也去看过的,完全没有问题嘛!现在要是又有问题那我们也只能公事公办,马上给他们发整改通知!”马支援像个没事人一样轻松。

“又要整改治理?!那得听听业主的意见!”李金焕说着,心里狠狠瞪了马支援一眼,暗暗骂道:你这只白眼狼!

“造纸厂今年本来就要上一条新生产线,这条新生产线上之前就得重新安装污水处理系统,这是我们环保局的任务和职责所在,我们自己可不能心软啊,不过,他们这次可以把新污水处理系统和老系统的整改治理一起上,这样能给四周省点钱。”马支援咧着大嘴巴说。

他的这番话让李金焕有些哭笑不得,这简直就是放了火来救火,救了火再来放火啊!他不禁深深地看了马支援一眼:马支援四十一岁,有点发胖,他早年当过兵,转业后来到了环保局,当了保卫科科长。当时在人们看来,环保局是没有什么前途的。他曾经失望过,可1996年的一起因抗洪抢险而发生的事故,改变了他的命运。他以军人的本色营救了一位落水的领导,那就是当时负责现场指挥的副市长张怀山,现在没有人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马支援从来都不把李金焕放在眼里。

相反,李金焕现在得了一种奇怪的神经性毛病,只要他一看到马支援,就会联想到那年的洪水现场:

当时张怀山是市政府抗洪抢险总指挥。那是个风雨交加的黄昏,天色已经被狂风卷得发了黑。张怀山正在第一线指挥着,而他

的妻子正在医院里动肾移植手术。来不及关心妻子安危的张怀山一直奋战在第一线,他的指挥点就在湖岸上。他站在堤坝上正激昂高喊时脚下的泥岸突然塌方!他和秘书都滑入了激流中,当时马支援正在现场,他和几个小伙子立即跳下汹涌的河水,可是洪水非常厉害,把他们几个人都卷进了浪涛!大幸的是马支援顺流而下的时候抓住了一棵大树,这时正好张怀山被浪打到他的跟前,他把脚伸给了张怀山,张怀山拼命抓住了马支援的脚,他把张怀山又扶上了大树,俩人在洪流里漂泊了一个多小时,终于在下游被救上岸来。

后来有人传说马支援当时根本就没有想下水,而是被大伙带下水的;

又有人说马支援根本就是想伸脚踹掉张怀山的,没有踹掉,反倒给他抓住了脚;

更有人猜测说他们在水上漂了一个多小时,俩人把条件都谈妥了,如果马支援把张怀山救上来,张怀山答应保他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不管是人们的猜测还是真的,反正是人家马支援把张怀山救了上来,而不是你李金焕!事隔半年,张怀山果然当上了市长,凭着对张怀山的救命之恩,马支援理所当然做了环保监测站站长。

如果说前面是马支援的机遇,那后来的平步青云就是他个人把握和努力的结果了。到了监测站后的马支援,凭着左右逢源的水平,又当上了环保局产业中心的主任。当时他负责全市环保项目的立项,这可是个美差呀!要说现在的环保局可不比十年前,以前听都听不到环保。今年马支援又被提为副局长,他更是精神倍增,连他自己都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老话说得好,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一时彼一时啊!现在那些私营环保企业,简直把他当成菩萨来供了!一个个又是送礼又是请客,马支援肥了,他这回可真是翻身得解放啦!

李金焕轻轻地叹息着，大家都感觉到他叹息的声音不是从嘴巴里发出的，而去从鼻孔里缓缓地输送出来的。

而马支援呢，他可不会这么紧张，虽然他不是一把手，可毕竟他在环保局里的分量是重量级的。而他把自己现在所取得的成就都归功于他能上下捏合的个性，就拿他当初从产业中心上调成副局长的事情来说吧，他喝水不忘挖井人，他知道自己要离开产业中心了，没有把自己产业中心主任的位置让给别人，而是主动推荐了张市长的爱人徐恋。当时的徐恋还只是检测站的一个化验员！李金焕碍着张市长的面子只能让大家投票，可是谁敢说不呢？！对马支援这个人李金焕太了解了，可没有想到是这小子这么聪明，李金焕真的是自叹不如！

就这样，徐恋以最多票数当上了产业中心副主任，三个月后就扶了正。

看到马支援一副耗子跳在米篓里的得意神气的样子，李金焕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十年前和马支援一起转业到镜湖市、人称“铁腕”的穆剑。在镜湖市能治马支援恐怕只有穆剑了，想到穆剑李金焕又吐了一口气，这次将要和环保局交手的正是四洲集团的总裁穆剑！想到穆剑李金焕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穆剑刚刚进入四洲集团，成为四洲集团的一把手。他可是个专门抓耗子的能手啊，有穆剑在马支援不一定能讨到便宜。李金焕知道今天说的这些事情免不了要和穆剑正面交锋，要晓得马支援怎么会是穆剑的对手呢！？小子，你等着吧，你以前玩的那些猫腻会有人来收拾你的！可是，让李金焕忧的是：马支援后面是张怀山啊，穆剑搞不好也许要丢了官……想到这里李金焕不免有点恐惧，他决定把权利放到马支援的面前去，他知道自己决不能陷得太深，否则一点退路都没有！牺牲穆剑总比牺牲自己来得现实一点！想到这里他抬高了声音说：

“照马局的意思确实应该早点把项目立项,我看这个项目还是由马局负责吧。”

“可是,李局长,我拿来的镜湖水质报告表明黑水是复活了,可这黑水不一定是四洲的问题啊,你们要知道镜湖沿岸可有几十公里长啊!经过我的观察四洲造纸厂现在的生产情况很明显是不会产生黑水的。现在的情况证明有人在镜湖附近开设地下工厂!”梁山一本正经地看着李金焕说。

“是啊,如果这个消息公布出去,那四洲面临的局面大家可想而知!前几年镜湖二十埠段出了人命事故恐怕还要闹出来!”李金焕趁势渲染道。

李金焕话一出口,马支援心里马上分析情况,他很清楚,自己虽然要面对以前的残留问题,可是自己有张怀山做靠山,没什么可怕!可四洲除了要面临着重新治理,还要面对来闹事的群众,看来这次穆剑是死定了!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把穆剑扳倒,有张怀山在后面撑着什么都不用怕!马支援暗暗对自己说。

“你们好像都没有话要说?”李金焕看着马支援冷静的样子反倒有些着急地问:

“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你们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些问题汇报到市政府?!”

“局长,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要追究得太深,犯不着为这事浪费时间,过去死在镜湖的几个人当时已经确定为淹死,无非就是补偿损失的问题,这都不是什么大事情,可四洲造纸厂是国家企业,我们要是在这个问题上深度追究的话反而会给国家带来损失。而且四洲造纸厂马上又要上新的生产线,市财政才给他们批的贷款,要知道他们可是肩负着几千个工人的生家性命啊,我们动不动把发现的一点小问题往上捅,这让企业领导怎么开展工作啊!”说话的正是环保局产业中心的徐恋,她便是张怀山的第二任老婆,更是四

洲造纸厂徐颖的妹妹。三十刚出头的她风韵犹佳，自从嫁给了一个大半老头张怀山做夫人后就别提有多神气，张怀山对她简直是千依百顺，于是她和她娘家人的身价也与日俱增。在这个环保局里她和马支援是最合拍最默契的搭档。

“什么？市里又要给他们贷款？他们几年亏了几千万，现在还要再给他们投资？”李金焕听到她说这些话就觉得噎得难受，提到贷款，他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可是这些话李金焕硬是将它生吞了下去，没敢吐出一个字来。

“我们既要关注他们的水质，也要关心一下黑水是怎么产生的。梁站长，你这次去检测，在镜湖沿岸发现什么问题没有？有没有发现什么私人工厂在生产？”李金焕只能再把话头转到梁站长那里去，两个人好像都在苦笑，这工作简直没有办法做！可是梁站长还是得回答局长的问题：

“镜湖那么大，我也没有办法到处去检测，不过，镜湖下游有几个渔场，我在渔场附近采了些样，奇怪的很，靠着镜湖的出水口里就含黑水成分，可是我追到四洲造纸厂的污水处理池的出水口就没有了。”梁本山实话实说。

“啊，这么说黑水不是四洲造成的？这可要搞清楚，照这样讲真的是有人在搞地下工厂！而且这个地下工厂就在镜湖附近，会不会是那几个渔场有问题？”李金焕眼睛闪出一道亮光！

“哇！那几个渔场虽然说就在镜湖周边，能有那么厉害的人敢在那里搞地下工厂？！我才不信！”财务经理阿毛横插了一句道。

“可是，偏有那样的人，有这样的胃口和胆量！”李金焕笑着说。

“这个我们可不能乱说，这可是大事！”马支援急忙加了一句话：

“而且我们环保局千万不能出面，这是工商局的事情！李局长，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是从死亡线上过来的人，人活着的时候没有